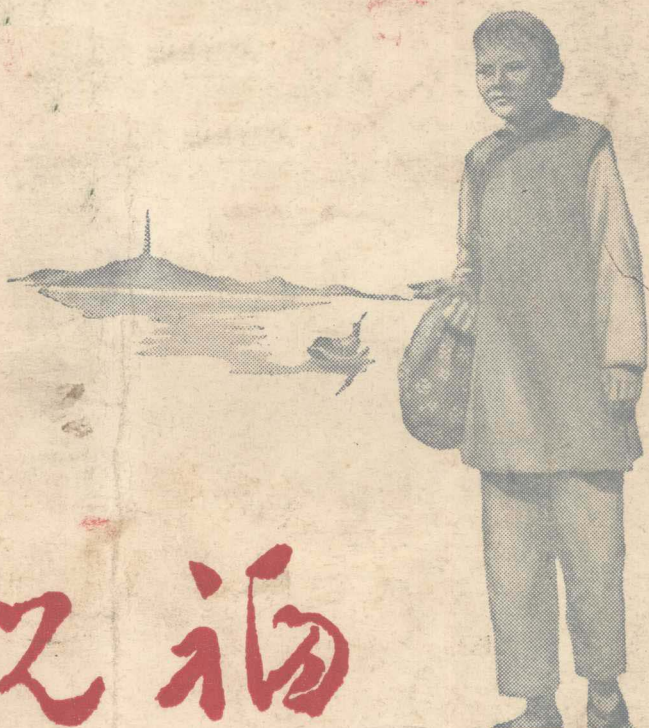


祝福

魯迅 原著
夏衍 改編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祝

福

魯迅原著
夏衍編劇

中國電影出版社

1956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个剧本是根据魯迅先生的同名小說改編的。

祥林嫂是个忠厚、善良而勤劳的女人，可是在旧社会里，她却处处遭受到不幸。

人們說她是尅夫命。嫁給長工祥林，祥林死了。嫁給深山野壩的獵戶賀老六，老六也死了。于是她只好一次兩次地进了魯四老爺家，替老爺太太們賣命地干活。可是魯四老爺覺得她晦气，百般地唾棄她，在精神上奴役她，最后辭退了她，逼得她走頭無路，外出乞討，終于在飢寒交迫中死在街頭。

剧本通过祥林嫂的一生，描写了在封建势力和迷信思想的压迫下旧中国妇女悲惨的命运。

祝 福

魯迅原著
夏衍編劇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

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1 $\frac{2}{8}$ 插頁 2 • 字數 25,000

1956年12月第1版

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5,000册 定价 (7) 0.17元

統一書号：100C1·19

祝 福

——根據魯迅原作小說改編的電影文學劇本

第 一 章

—

（鳥瞰）远远的一个偏僻的山村。（音樂）

从模型緩緩推进，（溶入）外景。

山坳里，上十間破爛的茅舍，疏落地点綴着。

（緩緩搖过）

（旁白）（低沉但蒼勁的調子）“对今天的青年人來說，这已經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，大約四十多年以前，辛亥革命前后，在浙东的一个偏僻的山村里。……”

（音樂）

（从茅屋搖到一条人們用脚走出来的陡削的山徑。一个女人背着一筐柴，漸近。）

她衣服襤褸，形容憔悴，額边流着汗，近三十岁，沉思似的沒有表情。这就是祥林嫂。

迎面走过鏡頭。

从山坳后面轉出一个人来。短打，用一条黑汗巾束着腰，辮子盤在头上。瘦削的臉，机伶，世故。他是祥林嫂

的远房亲戚衛老二。用手掌遮着夕陽，看清楚了之后，喊：

“祥林嫂。”

祥林嫂回过头来。

“打柴？”衛老二說。

“噯，”祥林嫂低声回答，“二哥。”

衛老二赶上了她，边走边說：

“你婆婆在家？”

“在。”依旧是低声回答。

走了几步，衛老二从背后看到祥林嫂髮髻上的白头繩，用同情的調子：

“还給祥林帶孝？唉，人死了，算啦，想开一点。”

祥林嫂低下了头。

走近茅屋。

（溶入）

二

小屋里。黑黝黝的，只从右边的小窗戶斜射进一線夕陽的光線。祥林嫂放下打来的柴，推門进来。

一張板桌，兩張条櫈，婆婆坐在矮櫈上勒烏柏。——这时候正是秋末。

“媽，衛二哥来啦。”祥林嫂搬了柴火到后面去。老二跟着进来，在条櫈上坐下。

“大嬸，好嗎？”

婆婆动也不动，抬起头来看了一眼，嘮叨地：

“好什么，人都死啦。”不自觉地看了一眼左手供着

的祥林的半尺高的小牌位，和成了灰色的白布孝幛。

“老天爷跟穷人作对，今年柏子又是小年。”婆婆繼續嘮叨，把籃子里勒下来的柏子一揚，“五六顆树，才这一点。”

老二拿起打火石来打了火，吸起煙来。

“怨什么，今年不好，明年就好啦。”

祥林的弟弟阿根牽着兩只山羊回来，經過門口，牽到屋后去了。

“看，阿根快長大了，”衛老二找到了題目，“他今年十五？”

“十六啦。”

“那就对。大孀，十六岁不算小，我看，也該給他成家啦，要是你有意思……”

婆婆爆發似的：“还提这个。飯还吃不上，还娶媳妇，祥林死的时候借的那笔棺材錢，越滾越大……”

老二的那双小眼睛望屋后睃了一眼，把条橈拉近一点，低声地：

“噯，大孀，不从她（用嘴向屋后努了一下）身上打打主意？”

老太婆抬起头来，想了一下，站起来，望后屋大声地：

“喂，怎么的，还不去打水，天快暗了。”

祥林嫂提了水桶出去。老二望着她的背影，看她走远了之后說：

“年紀还輕，長相也不坏，……”噴了一口煙，停住。

“你有什么主意？”

“主意倒有。后山賀家壩里，有个賀老六，上个月托我給他找一个老婆，深山野壩，那家姑娘肯嫁呀，他說，‘二婚头’也可以。……”

老太婆開門見山：“肯出多少？”

老二正要答話，阿根進來了。叫了一聲二哥，坐下了。

老太婆看見他不講，催他：

“怎么，噤了口啦。”

“数目不小，八十吊。”

“八十吊？”

“唔，大数目。你是精明人，可以算一算。給阿根訂門亲，財礼算它四十吊，够体面了，还掉二十吊棺材錢，办喜事用十吊，不是还剩……”

“要一百吊，最少，九十。”

老二笑了。“唉，真是人心不足，荒年乱世，那有这么好的买卖啊。又不是黄花闺女，”把煙管在橈脚上敲了几下，站起来：

“那就算。我又没有一个錢好处。”打算走的样子。

老太婆一把將他拉住：“你，講話算数。”

“嘿，我老二哪一次騙过你呀。”

阿根插进来：“媽，卖地？”

“你別管。”將他支使开。

老二嘴上掛着奸笑，对阿根：“不卖死的，卖活的，卖了給你娶媳妇兒，好嗎？”摸摸他的头。

老太婆鬼鬼祟祟地：“要是講定了她不肯，……”

“不肯？那就搶亲。老規矩。（拍拍胸）有我。”

人影和脚步声，祥林嫂提了水回来了。

老二：“好，就这么办。（出門，有意講給祥林嫂听）可是，借的那笔棺材錢，得早点还咯，中人不好做。”

阿根望望祥林嫂，又看看他母亲的臉色。

（淡出）

三

（淡入）晚飯后，祥林家后进小屋，祥林嫂正在收拾碗筷，阿根輕輕地进来。外面秋蛩之声，月光如水。

“嫂嫂。”

她吓了一跳：“阿根，还不睡？”

阿根稚气地作出一种秘密的神气：“他們要来搶咯。”

“搶？搶什么？”

“搶亲，搶你……”

“阿根，誰說的？”

“方才衛老二跟媽說，賣了你，……給我……”

“当真？”祥林嫂緊張起来，“你——”

“噯，講定了，賣到山墘里去，八十吊。”

祥林嫂面色大变，放下手里的活：“你不……騙我？……”

“誰騙你呀，人家好心，告訴你……”

祥林嫂失神似的坐下。阿根正要講下去，……

“阿根！”老太婆在前面叫了。阿根匆匆走出。

四

前屋，油灯下，老太婆低声对阿根說：“方才二哥講的話，不許說，懂嗎？訂了亲，开春就給你娶过来。……”

阿根有点害臊，低下了头。

（搖过）門背后，祥林嫂在听。緊張、恐惧、和思虑的表情，看見老太婆站起身，連忙退回。

（溶入）

五

后屋，月光下，祥林嫂痴呆地站着，（推进至半身）她在流淚。

（音乐）

她终于下了决心。很快地回身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包好，听听前面已經睡靜，輕輕地拔开門門，出去。回头看了一眼，拔步跑去。

（溶入）

六

路上，月光下，祥林嫂在荒路上奔跑，远远的犬吠声。

她终于跑到了到鎮上去的“官路”。

（淡出）

第二章

七

（淡入）黎明，靠近魯鎮的路边，一条小溪流过路旁。祥林嫂又倦又餓，伏在溪边河埠上，用手掬起一些水来，洗了洗面，拍了拍昨夜跌扑中沾在衣服上的泥土。

一群鴨子在水上游过。

她茫然。

路边摆豆腐攤的阮大嫂拿了一些做豆腐的工具到河边来洗，走到河埠边，看見有人蹲在那边不动，有点奇怪。因为她既不在打水，又不在洗东西。

“讓一讓。”她說，瞟了一眼。“咦，你不是……祥林嫂？”

祥林嫂一怔，反射地想逃走，看見是阮大嫂，連忙招呼。

阮大嫂將她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，已經看出几分意思来了。低声地：“怎么的，逃出来的？”

祥林嫂点了点头，求救的表情，哭了。阮大嫂催她：“說呀，哭什么？”

祥林嫂用袖子揩了一把眼淚，訴述：

“衛老二……串通了婆婆，……要卖掉我，……卖到山墘里去。……”

阮大嫂吃惊，有点同情：“卖你？”

“嗯，祥林，死了还没有半年……”

祥林嫂抽抽着，二人沉默了一会，阮大嫂说：

“那，怎么办？逃了出来……”

祥林嫂求救似的望着她。阮大嫂忽然想起似的。说：

“唔，试试看，前天听鲁家四太太说，她家里要一个帮工……”

祥林嫂眉间开朗了一些，似乎绝处逢生。

“鲁家四太太……？”

“谁不知道啊，鲁镇上，鲁四老爷家。好，试试看，我陪你去。……”拉起祥林嫂，阮大嫂继续说，“先去喝碗豆浆，梳梳头，换件衣服。”

二人上来。阮大嫂用手遙指：

“就是那边，大牆門里。”

祥林嫂抬头远望。

八

镇上的鲁四老爷家，远景（推进）大门。（潜入）

鲁四老爷的书房。

壁上挂着朱搨的大“寿”字，摹陈搏老祖笔法。对联，一边可以看出八个字：“事理通达心气和平”，上一联是“品节详明德性坚定”。窗下案头是一部残缺的康熙字典，一部“近思录集注”之类。

鲁四老爷坐在太师椅里抽水烟，四孀在折银锭，嘴里低声地念佛。

阮大嫂陪了祥林嫂进来。先向四老爷福了几福。

“四老爷，四太太。”阮大嫂用谄媚的口气说，“你们要用个女工，正好有个人从乡下出来，带来请你试试看。”

四婶继续念着佛，将祥林嫂上下打量。祥林嫂显然已经在阮大嫂家里收拾了一下了，乌裙、蓝夹袄、月白背心。四老爷抬起头来，冷冷地看了一眼，忽然看到她头发上紮着白头绳，皱了皱眉，显然是讨厌她是个寡妇。

“她是我娘家的邻居，死了当家人，家里苦，出来跑人家，四太太你看……”阮大嫂絮叨地说。

四婶这时才停止了手里的工作，站起来，再仔细看，看她手脚壮大，模样也还周正，决定用了。用不上劲的口吻：“好吧，留下来试试，就请你阮大婶作个保。”回头来，瞧见在门边张望的小丫头阿香，“阿香，带她们到孔师爷那边去立个契。”回头对阮，“辛苦你，一切照老规矩。”

阮大嫂千恩万谢。

九

鲁家的账房间。

账房老孔指点着祥林嫂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“十”字。

小丫头阿香，四婶的小儿子阿牛，挤着看。

— ○ —

鲁家后门。

祥林嫂跟在阮大嫂后面，后门口。

阮大嫂叮囑：“好好的在这里做，要勤快。四太太燒香吃素，愛干淨，魯鎮上出了名的好人。”

祥林嫂俛點頭。大嫂走了，又回頭來說：

“要好好服侍牛官，他們家的命根子。”

（淡出）

第 三 章

— —

（淡出）魯家，已經是冬天了。魯四老爺就在靠椅上，愁眉苦臉，阿香在給他捶背，四嬸端了一炷香，從里面出來，插在窗口的香爐里，對天合十。

四老爺自言自語地：“天變了，快下雪了，天氣一變，我的腰……”用手背捶自己的後腰部，對阿香，“這里，重一點。”

祥林嫂端了一碗熱騰騰的桂元湯出來，放在四老爺前面的茶几上。她在这里做了一些時候，面色紅潤了，穿得干干淨淨。

四嬸上好香，回到四老爺對面的椅子上坐下，拿起唸佛珠來，看了祥林嫂一眼，說：

“去淘米吧，今天中飯早一點。老爺要去收租。”

“好。”祥林嫂隨手把方才四嬸吃過早餐的碗筷收拾了一下，下場。四嬸繼續說：

“身體不好，就讓老孔去收收算了，頂多也不過十來

担谷子。”

四老爷反撥似的：“誰說十来担？賬上还有三十几担，重陽賴到冬至，冬至賴过年，这些穷鬼……”（咳嗽）祥林嫂量了米，端着淘籬从窗口經過，去淘米了。四嬸看了她一眼，对四老爷。

“你說她寡妇，不好，（得意地露出一點笑容）大家都說四老爷家用着了人呢，手脚勤快，一个男人抵不过她，……今年过年，可以不要添短工了。”

四老爷似笑非笑。忽然叫阿香：“叫老孔来，把賬簿算盤拿来。……”

一 二

小河边，祥林嫂正在淘米。

对河岸一个人影閃过，她没有注意到。

对岸是一个很小的村子，这个人看見祥林嫂，眼睛一亮，走近一些，半个身子躲在一个稻草堆后面，張望，証实了果然是祥林嫂。这个人就是衛老二。他点了点头。

祥林嫂淘好米，站起来，忽然看到衛老二，立刻神色大变，倉皇回身就走，衛老二想叫她，又住口，沿河跟着走。

祥林嫂愈走愈快，从一条叉路，阿香割了一籃地头上的青菜回来，看見她在跑，从后面喊：

“祥林嫂，……”

祥林嫂回头，拼命搖手对她示意，阿香不懂，跟上来。对岸衛老二止步，点点头，曉得她是在魯家了。

一 三

魯家后門口。

祥林嫂喘息未定，阿香好奇地跟在后面，似乎在問她。祥林嫂看見后面沒有人了，低聲對阿香說：

“就是他，衛老二，……”

“怕他什麼，那……”

“不是，他會出壞主意。”二人入內。

（溶入）

一 四

魯家全家吃中飯。祥林嫂還是驚魂未定，有緊張的神色，四嬸看了她一眼，她匆匆把飯菜擺好，下去。

四太太問阿香：“什麼事情，她失魂落魄的。”

阿香：“碰到了熟人，就是她的堂房哥哥，說要……”

魯四老爺眉頭一皺：“對吧，我早說了，一定是逃出來的。”

四太太若無其事：“逃出來，怕什麼？”

阿牛使勁夾了一大塊肉，狼籍滿桌，四老爺用筷子在他頭上打了一下。阿牛扁扁嘴，欲哭。

（溶入）（音樂）

一 五

窗外，下雪。除夕晚上魯家正在敬神祝福。

（溶入）

窗外的梅花開了。

(溶入)

一 六

小河边，早春时节，祥林嫂正在淘米洗菜，一群鴨子游近她淘米的地方，她难得地露出一點笑容，潑水將鴨子赶开。

远远的一只烏篷船靠了附近的岸，祥林嫂看了一眼，面色变了。

船上的篷是全盖起来的，突然从里面跳出两个人来，一个是衛老二，另一个是“山里人”的大汉子，衛老二奸笑地和山里人做了一个手势，那人一躍上前，抱住她，把她扯进船里去了，祥林嫂正要大喊，尚未出声，衛老二把一塊高丽布手巾塞住了她的嘴巴。

接着，祥林的母親和阮大嫂从船里出来。

路上，阮大嫂有点为难的神气：“叫我怎么說呀？”

老太婆：“方才不是，衛老二教了你了？不怕。”

阮大嫂勉強地走。

船很快地从岸边掙开。

(溶入)

一 七

魯四老爷家。

阮大嫂和祥林的媽站在魯四老爷夫妇前面，老孔站在門边，阮大嫂忸怩地陪着笑臉：

“她就是祥林嫂的婆婆，她家里……”对老太婆，“你說呀。”

老太婆倒很从容，她說：“回四老爷，四太太，实在对不起，开春了，家里人手少，地上沒有人，只有老的和小的，想接她回去，……”

四老爷已經了然于心了，拼命抽煙，不理會。四孀望了阮大嫂一眼：“那，你怎么不早跟我說，剛教会了，做熟了，忽然要走……”

老太婆接上来：“早想来了，走不开。要是四太太中意她，春花下了地，再叫她来……”

四老爷說了：“算了，既然她婆家要她回去，讓她走吧。”回头来望了一眼老孔，“給她算算賬。”

老太婆十分高兴，連忙道謝。老孔上前一步：“方才我算了一算，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，全存在賬房里，祥林嫂儉省，一个錢也沒有用。”

四太太很机敏地：“今天……？”

老孔：“二十三”。

四太太：“那，工錢算到上个月底。”

四老爷：“这是規矩，临时走了，我們要另外找……”

老孔：“对对，这是天公地道……”

老太婆想講話，阮大嫂阻止了她。

四孀想起了似的：“老孔，走的时候看看她的包裹。別把东家的东西拿走。那一个用人不……”

老孔陪笑：“当然当然，阿香，来……”

老太婆和阮大嫂千恩万謝，由老孔陪了下場。

四老爷：“早跟你說，用人得先打听打听，逃出来的，不是好貨。”

四太太抗辯：“可是，这兒的人誰不說祥林嫂好呀，